

讀《報任安書》 透徹理解《史記》

這一天，他終於可以長長地吁一口氣，把積鬱在胸中8年的悶氣、冤氣一下子吐出來了。他為了完成這部526,500字的巨著，共用了18年的時光。頭十年，他還志得意滿地繼承父親太史令之職，在國家圖書館裏翻閱書籍檔案，但一場巨變，讓他飽受宮刑的痛苦和恥辱。不過他仍為了完成他的使命和願望，戰勝了肉體的傷痛和精神的折磨，去寫成這一部歷史巨著——《史記》。

他就是「太史公」司馬遷，自38歲擔任太史令以來，就着手寫作《史記》，到55歲時成書，歷時18年。他曾見證李陵兵敗投降於匈奴後為人落井下石，而激起俠義心腸去為李陵講幾句公道話，說他有「國士之風」，他的投降不過是留有用之身以圖後報。

可惜他的話，正觸痛了漢武帝刻意隱藏着的心病。當初武帝想扶植李廣利和李延年兄弟建功立業，封侯拜將，只因他們的妹妹是武帝的寵姬。可惜二人出身樂師，不懂軍事，精銳騎兵派給他們帶領也不見成績。李陵只

有步卒，又無後援，孤軍深入，結果被數萬匈奴軍圍攻而敗。

朝廷上很多人都看到這事實，但沒人出聲，只有他仗義執言，就被定了一個「誣罔」的罪名，即欺君之罪，被處以宮刑。為了父親遺志與自己的心願，他咬緊牙關，忍受苦痛，終於寫成了這本歷史巨著。

他的同僚、朋友，全在他獲罪後避而遠之，只有一位任安，在兩三年前寫過一封信給他，敦促他不要自暴自棄，而應該守職自重，盡忠獻言。這番話勾起他滿腹辛酸，今天，他大功告成了，可以跟任安暢所欲言。不過要抓紧时间啊，因任安也被牽連到一個政治案件中，已被投入死牢，等待處決了。

任安曾與司馬遷同為郎中之職，具任俠之氣概，立身處世強調個人自尊，對待別人則以信義為重。這方面跟司馬遷很投緣，可惜他身陷武帝晚期一宗著名的政治大案，就是「巫蠱之禍」。

那是因有人誣告太子宫中埋有一些可施巫蠱之法的物件，去詛咒、傷害皇上。太子洞悉那是對付他的陰謀，遂先發制人，用計擒殺那些造謠者。在休養中的武帝聞之，意會這如同政變，遂下令官兵包圍長

安城，要捉拿太子及其從屬。

太子被迫發動數萬軍民守城，這就演變成父子對決的內戰。結果太子兵敗，在逃亡期間與母親衛皇后一起自殺身亡。這因巫蠱而引起的禍變，後世有學者推測是因武帝有廢后及另立太子的意圖而引發出來的悲劇。

而在禍變發生時，任安正擔任「監北軍使者」，控制着調動首都衛戍部隊的大權。太子令他出兵參戰，他卻閉營不出，不想加入而令事態失控。可惜在亂事平定後，武帝卻認定他「有兩心」，即首鼠兩端，判他死刑。

如今，司馬遷要趕着把心中的話，寫出來告訴任安，也告訴天下人。這封《報任安書》，主要為自己的遭遇大聲申辯。信中內容主要有三層意思：首先是借着對自己蒙冤經過的回憶，為李陵大聲叫屈，同時也控訴那些不公平的審判。

他說：「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橫挑強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轉門千里，矢盡道窮。」最重要的是「救兵不至」，士卒仍「冒白刃，北向爭死敵」。至於他力屈投降，乃「功亦足以暴於天下。」所以，他和李陵一樣，「拳拳之忠」，不能



◆司馬遷用18年時間，終於寫成《史記》。

資料圖片

被武帝理解，「嗟夫！尚何言哉！」這是對武帝直接地用血淚控訴。

他的第二層意思，是向任安解釋自己甘受宮刑之苦辱而要活下來的原因，雖然「人情莫不貪生惡死，顧父母，念妻子。」不過並不是所有人都這樣的，那些「至激於義理者不然」。因為「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所以他不會隨便就死。

而第三層意思是，今日他的作品完成

了，《史記》是一部「凡一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書，他要把這部書藏之名山，傳給後人，讓它流傳。心願已了，從今以後，就算被殺一萬次，他也絕無後悔。

讀了《報任安書》，感受到司馬遷鬱積多年的委屈和憤懣；明瞭他深層的意思，可對《史記》有更透徹的理解，更能明白魯迅先生為何稱讚《史記》是一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雨亭（退休中學中文科教師，從事教育工作四十年）

文山 字水 逢星期三見報

恒 大清 思

解析葬禮深意 學會尊重個體

隔星期三見報

不知大家是否相信人擁有靈魂的說法呢？原來在上個世紀，一位美國醫生便曾經透過量度人的體重變化，來嘗試證明靈魂的存在。他在實驗中量度一名瀕死病人在斷氣一刻所下降的重量，結果顯示下降重量約為21克，自此靈魂重量為21克的說法便不脛而走。據悉，最近某本地電視台便依此說法製作了名為《21克公寓》的訪談節目，期望觀眾透過受訪嘉賓的生死故事，反思活着的意義。

中國傳統經典當中亦有記載一些與生死課題相關的討論。據《論語》記載，孔子的學生季路便曾向老師請教有關鬼神及生死的問題，孔子當時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及「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作回應。細想孔子的答案，似乎儒家對談論「死亡」或「鬼魂」等課題顯得較為隱晦避忌。究竟在中國傳統文化當中，對於死亡的態度又是否這樣不置可否？

其實孔子也不是真的避忌死亡的問

題，只是他不想深論他眼中的靈異荒誕之事，即所謂「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

專注理解為人的本分

他認為人與其探討鬼神之事，倒不如先認清人間道理。生而為人，若果連生存之事也尚未明瞭，更遑論口說無憑的鬼神之事。因此，孔子對鬼神「存而不論」的取態，用意是教導學生，應專注理解為人的本分，較探討虛無的鬼神之說更加踏實。

不過，這是否代表孔子不尊神敬鬼呢？那也不對。孔子曾經說過「祭如在，祭神如神在」（《論語·八佾》），無論鬼神是否真實存在，行祭祀之禮期間，就應當持敬虔之心，恭謹行禮，不可馬虎。由此可見，孔子最為着緊的不是祭禮的對象，而是行禮時的尊敬態度。

孔子對於人死後的世界並不太關心，卻又十分看重祭祀鬼神或祖先的禮儀，

衍生出「慎終追遠」的喪葬文化，並一直輾轉流傳至今，影響深遠。孔子學生孟懿子請教老師何謂「孝」，孔子只是拋下一句「無違」，確難明白箇中深意。

後來，另一位學生樊遲替孔子駕車出行，孔子便趁機將孟懿子問孝一事告知樊遲。樊遲聽畢事件始末，果然懵然不知孔子真意，便再追問老師何以「孝」即「無違」。孔子便藉此再次申述祭禮的真諦，他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論語·為政》）。

培育飲水思源精神

透過孔子的解說，再一次印證中國人強調葬禮或祭禮傳統之深意，是希望藉着祭祀禮儀及活動，培育後人「飲水思源」的精神，尊敬自己的父母、祖先，並擴展至整個民族，最終目的是使社會上每個人都懂得尊重不同的個體，以達「民德歸厚」的境界。

◆歐亦修 香港恒生大學中文系講師



思 辯 任 我 行

實戰着重分工 觀戰累積經驗

在過去介紹了很多辯論的基本知識及技巧，這一期我們開始進入實戰階段。接下來我們會多講解辯論比賽的重點，供大家參考。

記得之前提過，辯論與演講的最大差別，是辯論有多於一人，而當中又有不同位置角色，不同角色又有不同任務。這次我們會再深入講解這個角色分工在比賽中的實際意義。

要將論點推進 豐富辯論內容

比賽時，正反雙方之間要來我往，將辯論推進下去。這個辯論進程是有時間性的；即是說，每一次的發言都是基於之前的發言疊加上去，不斷豐富辯論內容。辯論比賽有一個大忌，就是由主辯到結辯，論點都沒有推進，也即是說結辯的話與主辯基本一樣；或者說評判基本只需聽主辯的稿，其餘因為內容差不多，不用聆聽也可。

在辯論比賽中，由於是團隊作戰，出現在不同的時間點辯員是不同的人。我們說不同辯位有不同分工，這個分工其

實就是與辯論進展的時間線有關，簡單來說，不同辯員的分工有差異，主要是由於他們的出場次序與時間差異。

分工為何重要？就是如果比賽中一個角色沒有做好自己的任務，就會對其他隊員造成壓力。比賽上最常見的情況是副辯位置沒有做好反駁的任務，導致未能清理對方的攻擊，到總結環節時，結辯仍要忙於充當反駁的角色，陷於攻防的泥沼，因而未能做好總結昇華，令結辯難以取得較好的分數。

整隊表現得好 比賽才有勝算

提到分數，我們始終要面對這個比賽中最現實的元素。假設比賽要爭勝負，而勝負取決於分數（注意這是一個假設）。那我們在面對比賽時，就不得不看實際的評分機制。一般的辯論比賽中，隊伍的成績是以隊員個人表現的成績相加，再加上一兩項整體評分（如合作分、整體論述分），成績較高的一方取得評判的一票，再以總票數較高一方為勝出隊伍。因此，一場比賽要勝出，

不只要自己（一位辯員）表現得好，取得高分，而是要整隊都表現好，取得高分。或者用另一個說法，就是每一個位置的辯員都比對方位置的辯員更好，這樣整體的勝算才會穩定。

要做到這一點，辯員之間要講求配合，讓所有位置各司其職，更能展現角色的亮點。這也是角色分工的重要。

旁觀者清 學習台風

要了解分工在比賽中的作用，最好的方法當然是「實戰」。不過比賽不是經常有，實戰的機會不多，所以更常用的是另一個好方法——「觀戰」。觀戰一來成本較低，二來可以「旁觀者清」。「觀戰」要觀什麼？我們可以先學習用「辯員」的視野觀戰。

例如，我們可以學習辯員的台風、辯技，尤其是自己心儀位置的辯員，多觀摩不同辯員的風格，也可以在過程中代入角色，想想自己會如何打。另外，我們也可看看整體隊伍的分工合作，從中理解不同位置的差別。

◆任遠（現職公共政策顧問，曾任職中學、小學辯論教練，電郵：yydebate@gmail.com）

古文解惑

隔星期三見報

以樂景寫哀情 寓悲痛於壯語

唐代詩作多如天上繁星，難以細數，詩人想要突圍而出，留下一首家傳戶曉的經典作品，殊不容易。可存世作品僅十四首的王翰，卻憑《涼州詞（其一）》一詩成名，成為眾多教科書中的指定範文，其詩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此詩表面看來並不複雜，但其中許多問題，例如詩中描寫的到底是出征前還是凱旋後的事？彈奏琵琶到底是催促飲酒還是催促出行？全詩旨在表現將士豁達的精神，抑或悲涼的心境？凡此種種，一直聚訟紛紜，爭論不休。

其中，「欲飲琵琶馬上催」一句，論者多以為指琵琶聲從馬上傳來，催促將士征行。然則琵琶當屬於軍樂，本詩描寫的是將士出征前的情景，暗暗瀰漫着一份愁懷，果然？根據《新唐書·南蠻傳下》所述《南詔奉聖樂》的音樂形制，琵琶乃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的「胡部」音樂，而並非屬於「軍樂部」，諸家以其為催戰之軍樂，恐未必然。

因此，王翰《涼州詞（其一）》中所述的琵琶聲，並非是催人出征的軍樂，而實為催人飲酒的宴會之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軍》曰：「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又《酒泉太守席上醉後作》曰：「琵琶長笛曲相和，羌兒胡雛齊唱歌。」正可見塞外樂舞之興盛，亦可知琵琶常為宴會助興之樂。「琵琶馬上催」與上引詩句意思相當，所表達的並非轉折意義，而實為層遞關係，旨在渲染一種歡快宴飲的場景，相信應是將士凱旋後的宴功酒宴，而且很可能是經歷了一場重要的勝仗，所以才會獲得珍貴不凡的葡萄美酒作獎賞，在騎馬遊走軍營的美妙樂聲相伴下，載歌載舞，盡情狂歡，喜慶熱鬧。

得勝而歸 歌舞慶功

第三句「醉臥沙場君莫笑」，「醉臥」回應了前句「欲飲」，可知在琵琶曲與歌舞聲的催酒助興下，將士們正一杯接一杯，痛快暢飲，頗有醉意。綜此，前三句從將士們鑒賞夜光杯中的葡萄美酒，到馬上傳來琵琶聲催酒，繼而盡興醉酒，情感層層遞進，喜慶的氣氛不斷升華，意思連貫，一氣呵成。然而，將士明明在塞外征戰，命懸一線，何以竟敢放肆醉醉？末句「古來征戰幾人回」交代了答案，暗示酒宴的背景，乃因將士們征戰得勝回歸，故得以美酒及歌舞慶功。不過，從「幾人回」之嘆可知，此場勝仗相信得來不易，即使得勝，恐怕亦傷亡無數，能保命回歸者實屬萬幸。詩人於此還特別運用雙關語以造成對比，「沙場」既可指軍營，也可指「戰場」，說明在無情的戰爭中，有人犧牲生命而倒臥戰場，也有人慶功盡興而醉臥軍營，生命無常。即使如此，軍人自古以來，以身許國，保衛家園，早就視死如歸，與其擔心明日戰死沙場，不如趁一息尚存，今朝有酒今朝醉，痛痛快快為凱旋慶功，為生命喝采，管他人笑不笑話！

非借酒澆愁 表豁達胸襟

詩中「醉臥」與「古來」二語，蘊含悲壯之情，但其所表現者，並非借酒澆愁的消極精神，而是一份活在當下的豁達胸襟，不失為盛唐氣象下的豪情壯語。清代王士禛《唐人萬首絕句選評》謂此詩：「氣格俱勝，盛唐絕作。」所言甚是。但是，誠如王夫之《薑齋詩話》所言：「以樂景寫哀，以哀景寫樂，一倍增其哀樂。」詩人描寫的將士愈是豁達豪邁，其悲壯之情便愈是強烈，故後人對此詩的評價亦趨於兩極，如清人孫洙《唐詩三百首》評此詩曰：「作曠達語，倍覺悲痛。」沈德潛《唐詩別裁》亦謂：「故作豪飲曠達之詞，而悲感已極。」惟施補華《峴傭說詩》則曰：「作悲傷語讀便淺，作諧謔語讀便妙，在學人領悟。」事實上，本詩豪邁與悲傷兼而有之，情緒固然複雜，卻並無絕對衝突，不必強定於一。為了保家衛國，詩中的將士一方面表現得豁達豪邁，視死如歸；但另一方面，明知古來征戰者很可能死於沙場，又豈能全無悲涼之情？

本詩之成功，正正在於作者能以簡練的語言來描寫塞外征戰的不同細節，傳神地表現出將士們複雜、矛盾的心理狀態，把悲痛之情寄寓於豪情壯語中，成為邊塞詩中的經典代表作。

◆謝向榮博士 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

